

买化肥

父亲离世后,母亲选择独居生活,留在农村老家。每天坚持打理菜园,各种时令蔬菜,自家吃不完,还上街去卖。上午上街卖菜,下午下地干活,成为母亲的日常工作。我们看着都觉得太辛苦,她却乐此不疲。

为了减轻母亲卖菜压力,我暗自决定每周回一趟老家,带回点新鲜蔬菜,分享给亲友。有时还安排快递寄送给远方的儿孙,让他们也品尝母亲精心培育的时令蔬菜。每次得知后,母亲总是很高兴。

这次回老家,事先没通知母亲,以免她知道后,又着急下地为我提前准备蔬菜,打乱其生活节奏。

一进家门,母亲感到很奇怪,说昨晚刚通过电话,怎么没说要来呀。我会心一笑,说临时决定的。恰巧姐姐也在,于是我和姐姐一起下地去准备蔬菜。言谈中,得知母亲最近有点愁。姐姐说母亲想买化肥,但觉得太重不方便搬运,也不好意思开口让我们去处理,怕我们知道后又劝她不要种那么多东西。

午餐后,我问母亲还有啥要紧事需要处理,引导母亲说出让我帮忙。母亲犹豫了一下,说:“地里庄稼,像小

孩一样,每天日生夜长,看着它们就心生欢喜。不能放任不管啊,还得再施施肥。走,你陪我买化肥去。”“遵命!母后大人。”哈哈一笑,心结解开。一脚油门,驶向化肥店。

其实,母亲常去的那家化肥店,就在附近一公里处,但对于年近八旬的老太太来说,为了省点钱,拖着50公斤左右的化肥,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母亲指路,车停稳在化肥店前的小弄堂里。母亲下车,进店询问要买25公斤装120元的复合肥,店主说这个没货了,目前只有80斤装190元的。母亲又犹豫了,似乎在思考买太多复合肥不妥,想分散着配点尿素。又飞快心算,大包装复合肥的单价便宜几分,更划算,就决定买下。母亲小心翼翼地

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塑料袋,里面全装着一元硬币,放在电子称上说,按一下165就可以知道是多少个。原来,母亲早有准备,想趁机把这些卖菜积攒下来的一元硬币先用掉。

返程路上,我好奇地问母亲:“电子秤上按165就可以知道有多少个硬币?”母亲说这是卖菜人的经验。

回家陪同母亲买化肥,不紧不慢,不急不躁,体验生活,甚是开心。惠风

新米饭

十里秋稻黄,颗粒尽归仓,又到吃新米饭的时节。

早上,去就近的超市买米,一列盛有大米的器皿整齐排放着,其中一只器皿上的牌子赫然写着“新到新米”四字,看上去米粒晶莹剔透,其味香气袭人。

中午时分,新米已煮成新米饭,家人都以为新米饭肯定好吃,但吃过一口后,大家觉得跟往日吃的其味差不多,并无两样。

记得小时候,当生产队第一次分来晚稻谷,翌日清早,父亲总会挑上一箩担晚稻谷去半公里远的隔壁大队加工厂碾新米。

新米碾来后,母亲会烧一顿新米饭。有新米饭吃,我们兄弟仨高兴极了。当灶上铁镬子里的新米饭烧好后,浓郁的饭香便扑鼻而来。再焖上十几分钟,揭开镬盖时,可见米饭油性泛起,色泽温润,粒粒晶莹,诱人食欲。母亲把新米饭一碗碗盛好,我们兄弟仨搬过饭碗,狼吞虎咽一口气吃得精光,根本用不着过饭的蔬菜。

“立冬”前后,是连作晚稻收获的季节,家家户户都在盼望着吃“新米饭”。当砍下的晚稻在田里晒得半干,妇女劳力就开始缚稻,男人们则把缚好的稻用担绳装好,然后挑到生产队的水泥晒场上,到了晚上又挑灯夜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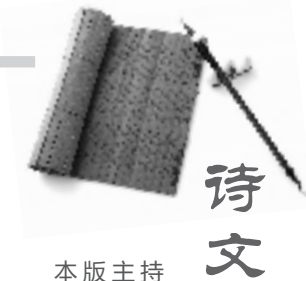
进行脱粒(打稻)。只见场地上灯火通明,热火朝天,打稻的,扇谷的,捆柴的,一派忙碌的景象。翌日,几个半劳力把稻谷从谷堆上耙开来,均匀地在水泥晒场上翻晒。

初冬季节,太阳力道不大,因此要晒上三四个太阳才能使稻谷晒干。在大家的翘首以盼中,生产队里要分稻谷了。分稻谷大都在晚间进行。当每家每户分到稻谷后,准会在第二天挑上一箩担去机埠碾新米,我家也一样。

自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方式,农民逐渐有了种植结构的自主权,到了九十年代中期,国家取消了粮食征购任务,农民的吃饭问题彻底解决了。

“绕厨香饭喷初成,吴下长腰旧有名。”到了今天,我们已经很少吃到新米饭了,或者说即使吃到新米饭,也没有过去那种稀奇感觉。然而儿时那种吃新米饭的经历,特别是农民身上那种勤劳朴实、忘我牺牲的“老黄牛”精神,我始终记忆犹新,不会忘怀。

陆炳祥



本版主持
张文利

谈笑在诗文,往来有良朋。以文会友,不在于水平高低,只要你爱写作,就加入我们吧。

请扫描二维码,加管理员为好友后,发送“诗文”两字,加入“诗文·浙里养俱乐部”这个大家庭。

原创作品一经录用,将获相应积分,今后可兑换俱乐部福利。



初冬

秋深宵夜雨,
冬浅冷风牵。
黄叶落尘境,
红枫生紫烟。
河滩芦荻白,
溪影水声潺。
霜袭菊香溢,
雪霏梅朵妍。

张茂

冬歌

莫将冬曲奏凄凉,
来客山庄米酒香。
冰冻一轮鱼潜水,
雪飘千里盖温床。
严寒石裂无情剑,
浩荡风吹产米粮。
梅放独开寻六出,
白红争艳赛春芳。

李燮焱

初冬夜钓

水库垂纶风浪平,
依稀山影树千兵。
近虫唧唧玄音渺,
远犬嗷嗷忠义诚。
稳坐高台悟漂动,
闲观幻镜赏云行。
三分夜月怡天下,
独钓两分乡野情。

余献增

等待下雪

家乡的冬天不常下雪,偶有一场大雪,那最令人心旷神怡的心情要数观赏雪景了。

下雪时,洁白无瑕的雪花像银色花瓣,纷纷扬扬,轻轻地从天空中飘落下来。它是那样纯净柔和,晶莹透亮。大雪过后,漫山遍野,白雪皑皑,琼楼玉树,银装素裹,一派北国风光。人们喜悦地望着雪景赏雪、品雪,孩童们快乐地堆雪人、打雪仗,乐趣无穷。

每到冬天,我就盼望能多下几场雪。这场雪不要太小,落地即化的小雪叫人惋惜。它经不起地面微微的一点热力,不管沾到哪里就化成了水珠,像壮志未酬的泪。这场雪也不要太大,太大的暴风雪,岂不要阻碍交通,破坏通讯设施,成了灾害。最好在夜阑人静时分,絮语着悄然而落,黎明到来,又悄然而止。而人们从睡梦中醒来睁开双眼时,惊喜地发现,大地已经成了一个白茫茫的水晶世界。此时此景,就能联想到唐代诗人岑参的诗句:“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

我喜欢雪花小巧而精致的形态,它是那么圣洁和冷艳,是那么风雅和潇洒。雪花的基本形状是呈六角形,但在不同的环境下,却可表现出千姿百态的形态。有的像晶莹可爱的玉片,有的像亮光耀眼的银针,有的像枝丫丛生的树枝,有的像风韵雅致的宫扇……形形色色的雪花中,每一片都俨然是一幅巧夺天工的图案,排列得那么整齐,造型是如此优美。

如今咱们家乡的冬天,天气变得逐渐暖和起来,不像数十年前严冬的模样。冬天好像来得太迟,不太寒冷,又少下雪,更没有大雪可言。似乎现在的气候失去了冬天固有的韵味和灵性。说它变得像春,却没有春的生机、活力和朝气;说它变得像秋,又没有秋的奔放、爽意和矫健。然而,冬季毕竟还是冬天,在这扑朔迷离、时暖时冷的冬天,一旦气象条件成熟,总还能酝酿着大雪的降临。让我们耐心地翘首等待吧,等待今年冬天能多下几场大雪。 朱积良